

楚

辭

疏

楚辭卷十四

招隱士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爲高古說者以爲亦託意以招屈原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龍從兮石嵯峨谿谷巖巖兮水曾波猿狹羣嘯兮虎豹嗥
楚辭曰造辭賦詩精清典雅故名其石表顥如目古

攀援桂枝兮。躋澑澑。睂王孫游兮。不歸。昔人生兮。萋萋。
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块兮。軋山曲。拂心淹
留兮。洞荒忽。罔兮。沕僚兮。慄虎豹。峩叢薄。深林兮。人
上慄嶽。嶮嶮。磈礧兮。砢砢。硯樹輪相紜兮。林木茂。骫
青莎。雜樹兮。蘋少。霍靡白鹿麌。麌兮。或騰或倚。狀貌
嶮嶮兮。峨峨。淒淒兮。澑澑。羣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闖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
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楚辭卷十四 終

楚辭卷十五

七諫

自此至末小序
俱存王逸本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愍憇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壘言語訥訛兮又無彊輔淺智

福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
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墜伏念恩過兮無可改者羣衆
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
沒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歟日將至兮
與麋鹿同坑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
斥逐鴻鵠兮近習鳴皋斬伐楠柚兮列樹苦桃便娟
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歲蕪而防露兮下泠泠而
來風孰知其不令兮若竹栢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
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

兮吾獨歎而後已

右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
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
獻惑於姬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
文寤而徐亡紂舉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
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龍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
淫而合同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
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

而內傷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竝詣以妒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舉而不卒兮子胥歿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

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策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兮。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

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右洗江

世洗淖而難諭兮俗嶮峨而峻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潤湛湛而汨多梟鴟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牀第兮馬蘭蹠蹠而日加棄捐蘋芷與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共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皇天保其高

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遙兮猶與乎玄英異色
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墓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
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潛潛之濁世兮今
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
識驥躊躇於弊葦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
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飲牛而商歌兮桓公聞
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垂
刺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恩比干之憤憤兮哀子
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爲石遇厲武

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斲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
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
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
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專
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
輶軻而畱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寃
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天皇天旣不純命兮余生
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
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右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
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餌君兮德日忘而怨深
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
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
鵠竝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
道壅絕而不通

右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

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顚憐。
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
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間兮心沸熱其
若湯水炭不可以相竝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
苦歎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
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孤
歎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
新人近而渝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
苦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

聊偷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過
故鄉而一顧兮泣歎欷而霑衿願白玉以爲面兮懷
琬琰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
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
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
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
霓而爲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
其安之兮超恍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
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

炎煥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雜橘柚以爲圃兮列新夷與椒楨鷗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右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旣遠處玄

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
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巖巖兮靈魂屈而僵蹇含素水
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旣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懼兩
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
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修
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
之正匠兮遙涉江而遠去念女穎之蟬媛兮涕泣流
乎於悒我決歟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
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

不反

右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太山之爲隍
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
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玉與石而同匱兮
貫魚眼與珠璣駿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
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渝衰心慘憚而煩寃兮蹇
超搖而無翼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榦而改錯却騏
驥而不乘兮策駕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

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
量鑿而正枘兮恐桀驕之不同不諭世而高舉兮恐
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
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處俗推佞而進富兮節
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
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辟匿兮讒
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蒐蘐
雜於廢蒸兮機蓬矢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
路之能極以直鍼而爲鈞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

絶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今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孰不可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翱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悄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一見而陳

詞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爲明之身寢疾而日愁
今情沉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
通

右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鳬駕鵠鶩鷺滿堂壇兮
鼈鼃游乎華池要裏奔亡兮騰駕橐駢鉛刀進御兮
遙棄太阿拔舉玄芝兮列樹芊荷橘柚萎枯兮苦李
旛旛麗麗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
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楚辭卷十五 終

楚辭卷十六

哀時命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
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
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
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
可扳援兮侏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
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

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欷愁悴而委情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肇瑤木之櫛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孰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彿。悵惝罔呂。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躋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晣晣其將入兮。哀余。

壽之弗將。車旣弊而馬罷兮。蹇邇徊而不能行。身既
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
劒淋離而從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祛挂於榑桑。右
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戲
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頗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
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世。竝舉而
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
隱藏。爲鳳皇作鶡籠兮。雖翕翹其不容靈皇。其不寤
知兮焉。陳詞而効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

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鼈室兮隴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懃而盈匈覓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懾懾志欲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欲切而永歎愁修夜而寢轉兮氣滯滯其若波握手刷而不用兮操規榦而無所施騁騁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緩狁于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箇篠雜於

廢蒸兮機蓬矢以牋革負擔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
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椎肩傾側而
不容兮固陋腹而不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
世之塵垢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
而爲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
斐而承宇虹霓紛共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
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
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儔而爲耦使梟楊先
導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

與鬼胚胚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
兮志浩蕩而傷懷鬱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
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知貪餌而近虞
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
爲子胥从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
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
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概塵垢之枉攘兮
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
歇兮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嘆

寂默而無聲獨便悄而煩惱兮焉發憤而抒情時曖
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
恩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
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
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憐怛而萌生願壹
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楚辭卷十六

魯

楚辭卷十七

九懷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襄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襄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禪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愍兮慘怛願一別兮無從乘日月兮上征顧遊心兮鄗鄗彌覽兮九隅

彷徨兮蘭宮芷間兮薔房奮搖兮衆芳菌閣兮蕙樓
觀道兮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湲
揚流兮洋洋蓍蔡兮踊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
念君兮不忘佛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右匡機

天門兮墜戶孰由兮賢者無正兮溷廁懷德兮何覩
假寐兮愍斯誰可與兮寤語竊鳳兮遠逝畜鵠兮近
處鯀鯀兮幽潛從蝦兮遊階乘虬兮登陽載象兮上
行朝發兮葱嶺夕至兮明光北飲兮飛泉南采兮芝

英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徉紅采兮駢衣翠縹兮爲
裳舒佩兮繙經竦余劖兮于將騰蛇兮後從飛駕兮
步旁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瑤光啓匱兮探筭悲命兮
相當紉蕙兮永詞將離兮所思浮雲兮容與道余兮
何之遠望兮什眠聞雷兮闢闢陰憂兮感余惄悵兮
自怜

右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畱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塞玉
英兮自修結榮莊兮逶迤將去烝兮遠遊徑岱土兮

魏闕歷九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伴遺光耀兮周流
望太一兮淹息紓余轡兮自休睇白日兮皎皎彌遠
路兮悠悠顧列孛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
礎礮雉咸雉兮相求決莽莽兮究志懼吾心兮儻儻
步余馬兮飛柱覽可與兮匹儻卒莫有兮纖介永余
恩兮恤恤

右危俊

世潤兮冥昏違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
臻襲英衣兮緹緝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涒

雲漠兮自娛。握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
兮成雨。進瞵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渝鬱余安能兮
久居。志懷逝兮心惄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
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
余佩兮。纘紛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
兮。開門馳六駿兮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
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圓觀軫丘兮崎嶇橫
垂涕兮泣流悲余后兮失靈

右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
江離兮遺捐辛夷兮擣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
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
望淮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磕磕
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蓉兮爲
蓋水躍兮余旌繼以兮微蔡雲旗兮電驚燦忽兮容
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
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右尊嘉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歎兮鳴蜩
玄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渝鬱熊羆兮响嘯
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畱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
修余兮袵衣騎霓兮南上乘雲兮回回亹亹兮自強
將息兮蘭臯失志兮悠悠縭蘊兮衛鶩思君兮無聊
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右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衆體
錯兮交紛貞枝抑兮枯槁在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

慘慄心愴愴兮自憐駕玄螭兮北征彌吾路兮葱嶺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歷廣漠兮馳騖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匏瓜兮接畢休息兮遠逝發玉軛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標兮永思心怫鬱兮內傷

右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兮高飛駕八龍兮連蜷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

浩浩紛翼翼兮上躋浮溺水兮舒光淹低徊兮京沚
屯余車兮索友覩呈公兮問師道莫遺兮歸真羨余
術兮可夷吾乃逝兮南娛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
萬里過萬首兮嶻嶭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
浮雲鬱兮晝昏霾土忽兮塵塵息陽城兮廣夏衰色
罔兮中怠意曉陽兮燎寤乃息軫兮存茲恩堯舜兮
襲興幸咎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

右陶壅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嗟欵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

進寶兮捐棄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驥垂兩耳
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
寵沙廁鳳皇不翔兮鶉鵠飛揚乘虹驂蜺兮載雲變
化鵠鵠開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丘
陵翔儻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娛
茲今孰哉復加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卷佩將逝兮
涕流滂沱

右株照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四佞放兮

後得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爲輔

楚辭卷十七

終

楚辭卷十八

九歎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嬪連原生受命于真節兮鴻永路有嘉

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氣
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
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噴悄而含
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懼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
不吾親辭靈修而隕意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呂
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
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
蘅芷兮行中壘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
而思舊邦願承間而自恃兮徑淫曠而道塵顏徵鶯

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襄。鼈裳襖。舊雨會風兮衣納納。
而掩露赴江湘之滯流兮。陞漫漫而下降徐徘徊於
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
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蘋華車
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
蜺裳登蓬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
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
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曃曃而自頽白露紛紛以塗
塗兮秋風淒淒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

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渝揚
滌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兮龍邛將圈繚戾宛轉阻相
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墜文揚采遺將來兮

右蓬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
憩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卽聽夫讒人之諛
辭余辭上參於天隆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
照兮撫招搖呂質正立師曠伴端詞兮命咎繇使並

驅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
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
志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
兮述皇輿之踵跡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
輿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
必折輶而摧轍斷鑣衡目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
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脂而下沈兮不
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與出國
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

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
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逶迤兮觸
石崎而衡遊波灑灑而揚蕩兮順長瀨之濁流凌黃
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竝集兮身容
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溝兮溢湘流而南極立江界
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
以高厲志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恩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去郢
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呂茲故兮河水淫淫情

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𡇂而不違。身憔悴而考且兮。
日黃昏而長悲。閨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寃離。孤
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媛失於潛林兮。獨
偏棄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慎而長望。申誠
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紉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
耀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
而終敗兮。名糜散而不彰。背玉門以犇鷺兮。蹇離尤

而于訴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
之幾危兮反爲讐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
而結難兮若青蠅之僞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
蓬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
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苑蘚蕪與茵若
兮漸藁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籠
執棠谿日刺蓬兮秉干將呂割肉筐澤瀉呂豹鄴兮
破荆和呂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殺亂猶未察欲
容與呂竢時兮懼年歲之旣晏顧屈節以從流兮心

鞶鞶而不夷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湖呂邇廻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
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騁驥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
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寃結腸紛紜呂綠轉兮
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
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神指列宿呂白情兮訴
五帝呂置詞北斗爲我質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

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虬兮帶
隱虹之逶迤曳彗星之皓盱兮撫朱爵與鶴鶩遊清
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
月之玄珠舉霓旌之蟠翳兮建黃昏之總旄昭純粹
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
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
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魁堆㠔蔽視兮雲冥冥而
闇前山峻高㠔無垠兮遂曾闇而迫身雪雰雰而薄
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嵯峨㠔翳

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彊父背龍門而入河
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遙湘兮耳聊啾而愴
恍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濛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
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兮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
水波遠兮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兮南北兮
霧宵晦兮紛闇兮杳杳以西頽兮路長遠而窘迫欲
酌醴兮娛意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山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
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歎涕汙汙兮舒情歎詩冀兮

自免兮頽流下逝身日呂遠兮

右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遂服覺酷呂殊俗
兮貌揭揭呂巍巍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
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
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闔闕於玄
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
兮朝四靈於九瀆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呂南征
絕都廣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

委兩館於咸唐貫湧濛呂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呂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呂招指駕鸞凰呂上遊兮從玄鶴與鷗朋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囿兮升縣圃呂軒滅結瓊枝呂雜佩兮立長庚呂繼日凌驚雷呂軼駭電兮綏鬼谷於北辰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憇高風呂徘徊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顙頷而歟詞兮考玄冥於空衆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涖楊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

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帷呂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炎炎而復顧聊假日呂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涇湧溶紛若霧兮潺湲轡轔雷動電發駁高舉兮升虛凌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噭噭以寂寥兮

顧僕夫之憔悴撥韻訛而匡邪兮切淟涊之流俗盪
澁淥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
江蘿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
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蠡遊蘭臯與蕙林兮睨玉
石之巒嵯揚精華呂耿耀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
之旖旎兮紉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
而蕘死驅子儔之犇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由之
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
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

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兮屬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
異態兮竦時於須臾兮日陰曠其將暮時遲遲其日
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妾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
開竦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塵進雄鳩之耿耿
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兮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
心憤恨兮冤結兮情舛錯兮憂憂兮攀薜荔於山野兮
采撫枝於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
契契而委棟兮日掩曉而下頰

歎曰油油江湖長流汨兮挑揄揚波盪迅疾兮憂心

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孰可奈何今勞心悄悄涕滂沱兮

右惜賢

悲余心之悄悄兮哀故邦之逢殃舜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攀莽㠯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寥倚石巖㠯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嶧屹㠯長企兮望南郢而闕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

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嘘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鴛鴦與棄駢兮雜班駮與闔茸葛藟繫於桂樹兮鵠鶡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廟兮律牋放乎山間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

楚潛周鼎於江淮兮。鑿土嚮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今而不可保長。遭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今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頽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汜濫兮。念我莞莞。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質。情純潔而罔歲兮。姿盛質而無衍放。佞人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

忠正之惆誠兮招貞○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
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
遷逐下袞於後堂兮迎密妃於伊雒荆讒賊於中廟
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
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臯之倫以充廬兮反表
以爲裏兮顛裳以爲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
遐夷却騏驥以轉運兮騰驥羸以馳逐蔡女黜而出
帷兮戎婦入而絲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
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箏而彈緯藏璫石於

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將而
攻城莞芳棄於澤淵兮跑騷蠹於筐籠麒麟奔於九
臯兮熊羆羣而逸固折芳枝與瑞華兮樹枳棘與薪
柴掘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襄荷惜今世其何殊
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沉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
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簪簪以申
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茲爲腐
也懷椒聊之藹藹兮乃逢紛以罹詬

歎曰嘉皇既歿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

譏譏孰可憇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鑒累歎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侘傺兮

右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嶢巖兮阜杳杳以
蔽日悲余心之悄悄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
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
陸且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纁纁
兮躬劬勞而瘠悴覓微微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
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

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
先嗣之中經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陬兮步
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徜徉而汜觀興離
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
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
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撏規榘以背度兮錯權
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
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仳倚
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牘登於

清府兮咎繇棄於墜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
狐疑棄白水而高驚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廬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
已歟誰爲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悽歎心離
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右思古

楚辭卷十九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
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
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襃之徒
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於譜錄
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
有異竊慕向襃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
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辭曰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閭時被詠譜兮虛獲尤
兮煩憤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
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
路躋羨臯縣兮建典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
遭六極委王質兮於泥塗逮偉遑兮驅林澤步屏營
兮行丘阿車輶折兮馬虺頽惄悵立兮涕滂沱思丁
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
詬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氣箇結悒悒絕兮活復蘇
虎兕爭兮於廷中豺狼鬪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

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鬯鬯兮作東西欲竄伏兮其
焉如念靈閨兮與重深輒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
兮路委隨憂心悄兮志勤劬冤煢煢兮不遑寐目眩
兮寤終朝

右逢尤

令尹兮警警羣司兮譙譙哀哉兮溷溷上下兮同流
菽藟兮蔓衍芳蘿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
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
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

集慕兮九旬退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
謠吟兮中壘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
雷霆兮硠礧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愴
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嚙嚙狐狸兮徵徵
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蟬兮鳴東蟲蠶兮號西
載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
佇立兮忉怛心結緝兮折摧

右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謀女

訕兮譴謾鳩雀列兮譁謹鳩鵠鳴兮聒余抱昭華兮
寶璋欲銜齧兮莫取言逝邁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
日陰曆兮未光闌哨霏兮靡睹紛載驅兮高馳將諮
詢兮皇羲遵河臯兮周流路變易兮時垂濶滄海兮
東遊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
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汨欲
暮兮心悲惟天祿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
渡漠過桂車兮合黎赴崑山兮駟驥從邛遨兮棲遲
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饑居寥廓兮渺曠遠梁

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濩浩心緊索兮傷懷時朏朏兮
旦旦塵漠漠兮未晞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右疾世

哀世兮睠睠譏譏兮嗌喔衆多兮阿媚骯靡兮成俗
貪枉兮黨比貞良兮莞獨鵠竄兮枳棘鶴集兮帷幄
蘋蘩兮青蒼豪本兮萎落覩斯兮僞惑心爲兮隔錯
逡廻兮圃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淵淵山嵒兮硌硌
叢林兮崕崕林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滄冰凍兮洛澤
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

踰踰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
累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鬚髮蔓賴兮
顫鬢白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
兮立躋躅雲濛濛兮電儻爍孤鸞驚兮鳴响响思佛
鬱兮肝切剝忿惄悒兮孰訴告

右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乎
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閭閭指正義
兮爲曲訛璧玉兮爲石鵠鵬遊兮華屋鶴棲兮柴

族起奮迅兮奔走違羣小兮譏訶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霄霓紛兮掩翳參辰回兮顚倒逢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從左徑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踢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闕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鄖鄖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衆穢盛兮杳杳思哽饁兮詰訶涕流瀾兮如雨

右遭厄

嗟嗟兮悲夫殲亂兮紛挐茅絲兮同綠冠屨兮共絅
督萬兮侍宴周邵兮負蕘白龍兮見衆靈龜兮執拘
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
將升兮高山上兮猿猴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
左見兮鳴鶡右睹兮呼梟惶惶兮失氣踊躍兮距跳
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慙莽蘿葦兮干眠
鹿蹊兮躡躅羨貉兮蟬蟬鵠鵠兮軒軒鶉鵠兮巍巍
哀我兮寡獨靡有兮匹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
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鶴鶴兮喈喈山鵠兮嚶嚶

鴻鵠兮振翅歸鴈兮于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
垂屬兮將起跢矣兮須明

右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龢緩百草
萌兮華榮董荼茂兮敷疏蘅芷彫兮瑩娛愍貞良兮
遇害將夭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饑哀當世兮莫知
覽往昔兮俊彥亦訕辱兮係繩管束縛兮桎梏百貨
易兮傳賣遭相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
自慰玩琴書兮遊戲迫中國兮迮陼吾欲之兮九夷

超五嶺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
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爲乃回竭兮
北逝遇神媾兮宴娛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感兮不能
放余轡兮策駟忽風騰兮雲浮蹤飛杭兮越海從安
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使素女兮
鼓簧乘戈龢兮謳謠聲噭訛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嫋
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顧章華兮太息志戀
戀兮依依

右傷時

旻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烈草木兮蒼唐
蟬蛻兮噍噍螂蛆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
悽愴傷俗兮泥濁蒙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
夜光椒瑛兮涅汗莫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我兮
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轂出門兮
觸蠶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
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
蜿蜒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
沄沄鼈體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駢羅兮

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熒熒冬夜兮陶陶雨雪兮
冥冥神光兮頰頰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
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右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
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鶴鳥鵠驚兮
啞啞余顧瞻兮昭昭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祲氣
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
遊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華光兮

爲旗秉電策兮爲鞭朝晨發兮驃郢食時至兮增泉
繞曲阿兮北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贊崇忠
貞兮彌堅歷九宮兮福觀賄祕藏兮寶珍就傳說兮
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畢兮掩邪穀天弧兮狀姦
隨真人兮翹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
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勲目睭眇兮
西沒道遐邇兮阻歎志稽積兮未通張敞罔兮自憐

右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蟠螭兮

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
兮未爲雙

楚辭卷十九

終

屈原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明武林張煥如閱

太史公作屈
原蒲便似屈
原輕揚脂側
是於女奚之
中仲達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將離騷中竟

望入於此所

而處其後者

失其之妙

也

六家公之子

屈原遵其志

高其行而反

重賞其文故

以離騷為傳

蓋所以行事

而見其傾心

而見其作傳

至
代述作傳

之不聽也。讒謗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散勢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聲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不容自疎灌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夫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旣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餚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真辭見
第四卷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

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
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
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附錄楚辭雜論

魏文帝曰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詞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

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懥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鷺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雄

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在聲抑揚過賓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微言焉故其陳堯舜之狀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冒被傷弄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娀女龍共之辭也康回傾地夷弄蔽日夫九首土伯三足謫怪之

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
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
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
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
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
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
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
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瓊詭而惠巧招魂
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

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
能矣自九懷以下遠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
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
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
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
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蕘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
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
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
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歎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辯駁

又曰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

聲律

又曰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

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麗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滌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

雖盛而辭人夸曠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
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綺雜遜信舊章矣

比興

又曰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
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
執瓊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
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
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
黃變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
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

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贍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華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軼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曠曠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

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闢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

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物色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楊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

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朱熹曰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

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

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

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

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

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

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

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據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

又曰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早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表也賈傳之詞於西京爲最高且惜誓以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

尤刻意於楚學者但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云

又曰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

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又曰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
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又曰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
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
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又曰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
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
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

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

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

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

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

云攝提左右六星與
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又曰古音能擎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

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

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

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
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
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
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
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
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
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原甚精且博而余
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
論著今皆以附於注矣讀者詳之

又曰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又曰索與姤叶卽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又曰誅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又曰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
喻之令自寃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
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頰廟擣衣石尚存
今存於此

又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

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騷
經乃有啓九歌九辯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
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
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
至洪氏爲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
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娘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
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
而傅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
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

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又曰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覽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覽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又曰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貌宓美
畢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犧氏亦姓也宓與
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
本从虎處子賤卽伏犧之後而其什文說濟南伏
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處通用而俗書作宓
或復加山而并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
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又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
賴則理固有賴音矣

又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又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又曰鳩及雄鳩其取喻爲有意且文可見註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眞嘗使鳩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又曰鳳皇旣受詔舊以爲旣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已用鳩鳩

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敢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又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閼闌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馳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馳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又曰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又曰鵠鶡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鵠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

衆芳極盛之時鶻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鵠鶻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又曰化爲離協易曰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

又曰待與斯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卽其例也又曰焱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二字也此

類皆當從三火

又曰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醜斗
考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
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又曰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
中字今閩音正爲當字

又曰雄與凌叶今閩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又曰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
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又曰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又曰補注引山海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禦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

滅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
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
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
氏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
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
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
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
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
與辯也

又曰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尤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已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又曰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又曰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卽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又曰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雪川當得其實

又曰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卵著藪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又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彈十日
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下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
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
今俱見乃爲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
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爲十日
並出之說注者旣知其誤又爲此說以彌縫之而
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恠也

又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璧王逸以益失位爲離
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爲離璧文義粗通然亦

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史記燕人說禹崩
益行天下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
益爲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旣失位而復有陰
謀爲啓之蠻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
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又曰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
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
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
以賓爲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

王逸所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宮商爲說洪則旣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本而解爲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恠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爲尤疎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二字之誤其爲紕漏又益甚矣

獨柳子貿嬪之對似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氐古書之誤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依據僅得一說而據執之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之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又曰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脣剝母背而生補又引于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也

又曰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又曰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

弼寤而求之卽得傳說遂以爲相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卽生則自襁緥之間以及強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旣得此夢卽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驚恠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

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矣

又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

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榮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

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而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適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其晦而後盡蓋月適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

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
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
載魏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
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

又曰衆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爲殷古韻
通也

又曰無相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
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爲是但
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

而四句皆以之字爲韻

又曰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
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
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除而慰
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
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
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
文具而已也

又曰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

樹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
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樹火觀之則榭有屋明矣
又曰卒章心字舊蘇倉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
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
而誤以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
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葉盛曰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玉興滯補弊明文
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王東遷黍離
降爲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復有雅然列國

之風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變而止乎禮
義逮株林澤陂之後變風又亡陵夷至於戰國文
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之義瀆亂舛
逆邪說姦言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斯世正道直
行竭忠盡智可謂持操之士而懷襄之君昵比羣
小讒佞傾覆之言惛埋心耳原信而見疑忠而被
謗離騷之作獨能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憤悱
出於思泊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惄發於愛上
不以汙君而韜其賢也故離騷源流於六義具體

而微典遠而精

意切而辭不迫既申之以九

章又重之以九歌遠遊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己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己苟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專爲君而無他迷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謂文人常陷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共一篇之中三致其意之義也遠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楊雄乃謂棄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敗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騷之果難知哉王逸

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攬洲之宿莽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崑崙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就重華而敝詞則臯陶之謀謨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劉勰猥曰枚賈

追風以入麗馬楊浴波而得奇顧盼可以驅辭力
咳唾可以窮文致徒欲酌奇玩華鑿溢鎔毫至於
失被名教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
之本意又將復亡矣

王世貞曰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爲漢中壘校尉
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
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
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爲傳其十六卷則中壘
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爲章句

最後卷則逸所撰尤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謗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已巍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懥不容沈江而歿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施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哉其人而楚則楚

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
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
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龍蛇而已卒
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然
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
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
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
學士大夫童習而頗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

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
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簾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
歎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
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
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
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
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
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

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於顯故輕擬
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
史公而已矣

又曰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
徘徊而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尚
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陳深曰離騷經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謂肆矣然
氣如纖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而不糅故曰騷
人之清深君子樂之不恩其長漢氏猶步趨也疑

晉而下厄焉瀾焉浩矣博矣忘其祖矣

周拱辰曰離騷敷敘似實溫厚似夷從容似緩而嚴
毅峻卓之致復不可攀如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解體吾猶未
變兮豈余心之可懲立志之壹也昔三后之純粹
兮固衆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
路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擇術之正也
步蘭臯馳椒丘至縣圃畱靈瑣遊春宮陟澗皇抗

跡之高也駟玉虬駕飛龍戒鳳凰塵蛟龍衛役之
貴也幼秋蘭以爲佩貫薜荔之落葉製芰荷以爲
衣纂芙蓉以爲裳服飾之芳也飲木蘭之墜露食
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爲羞精瓊糜以爲糧飲食
之潔也誠以選物物以養氣氣以實志志以事君
忠信之精綱常之奉也真可上觀于世下觀于世
又曰吾令謇脩以爲理晦翁以謇脩爲人名非也
猶上林賦所謂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九章云命
薜荔以爲理謂薜荔亦人名可乎

又曰說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晦翁引孔安國言說隱虞虢間代胥靡築岩因以供食其言妄矣傳曰傅說胥靡又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明乎傳說有罪而操築矣故曰武丁用而不疑呂望曰得舉寧戚曰該輔獨傳說曰用而不疑何以不疑乎有罪而能不疑故賢也

又曰自不任汨鴻至康回凡十二段皆鯀禹事媿媿言之不休遂古之初至曜靈安藏單指宇宙開闢此首問人物而特選鯀禹帝高陽之苗裔顙頷

五代生鯀鯀生禹侈祖德也篇中問鯀而曰順欲
成功又曰纂就前緒遂成考功鯀豈無功者哉程
子曰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非他人可及
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嘵戾圯族公議隔
而人心離矣又史編曰傳稱禹能脩鯀之功則九
載之間非盡無功也但無成耳僉之舉鯀也方命
圮族帝已知之矣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
曰欽哉以勉之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
帝之命天下之以才自負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

寧獨鯀哉宋儒一褒一貶自謂嚴於聖人之筆削
豈其獨私一鯀而爲之推原爲之矜惜如此蓋深
扼腕於九載之運未夷卽才如鯀而善用之亦無
奈之何耳況平鯀不殛則禹不用禹不用則四百
七十年之夏祚孰從而啓之天蓋敗鯀以爲禪禹
地天且不能違況人乎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舒臘歎櫺鼓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稱之
八鯀舜臣堯舉八鯀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
敘地平天成師之舉鯀也在舜舉八鯀之前則鯀

之才踰八人可知矣其後人稱高陽八體而蘇不與成敗論人自古以然耶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似正語似結語大是可參水流不返莫洗崇伯之憾東南地陷不竟康回之怒屈原比而言之憑弔深矣

附錄楚辭雜論

終

楚辭跋

王通氏續經君子譏之甚者等爲僭亂則所云經與續經俱妄昭仲慨詩教失傳操卷寤歌茫墮雲霧晦翁朱先生嘗釋詩及騷深愛騷未敢竟進昭仲慨然命騷詩之自詩騷而詩道益廣人心俱得通幽無礙嗚呼春秋

作而賊亂懼詩叙忠臣孝子之道以
明騷之存亡昭仲其亦不得已也夫

昭陽李思誌又新父跋